

走向我们的幸福生活——百家话小康

1999年中,上海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建设延中绿地”的新闻。市政府决定在延安中路、成都路交汇处建设23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见此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报社出差错了,应该是2.3万平方米,把小数点搞错了。因为市中心寸土寸金,当时政府手中可用于公共设施的资金十分有限。

事实是我搞错了。市政府已做出重大决策:为了百姓,为了长远,结合旧改下决心在市中心建设几块大型公共绿地。而徐家汇公园,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1998年下半年,时任分管市领导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对我说:“大中华橡胶厂区位重要,此厂对周边环境也有影响。你们在做规划时,要考虑此厂的搬迁,不能全部搞房地

地,还包括徐汇的徐家汇绿地、杨浦的黄兴绿地、闸北的大宁绿地……

按区长要求,由我们区规划土地局牵头负责规划编制工作,1999年下半年启动。这项工作,明确想出让其土地,也与大中华橡胶厂设计了规划方案草图。1999年初,在一次市规划会议上,分管市领导讲话时直接点名:“海

徐家汇公园是如何规划的

刘海生

生,你回去对你们区长说,把大中华橡胶厂全部拿出来搞公共绿地。”

此事令人兴奋。当时,中国唱片厂已有“态度”,大中华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对一个规划工作者而言,这里搞绿化不仅对生态有利,对城市布局也是最理想的方案。因为大型商业区与高档住宅区,用绿化分隔是最佳的。

事关重大,投资也很大,所以会议一结束,我就直奔区政府向区长汇报。区长很重视,随即打电话给分管市领导,电话中,市领导告诉区长:此事首先要做好规划并与“大中华厂”等洽谈好,资金问题由市、区共同承担。

后来,我从市规划局领导那里得知,市政府做了重大决定,在中心城区新拓几块大型公共绿地。除了媒体已发布的延中绿

地,还包括徐汇的徐家汇绿地、杨浦的黄兴绿地、闸北的大宁绿地……

按区长要求,由我们区规划土地局牵头负责规划编制工作,1999年下半年启动。这项工作,明确想出让其土地,也与大中华橡胶厂设计了规划方案草图。1999年初,在一次市规划会议上,分管市领导讲话时直接点名:“海

首先,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绿地,所以“标书”明确“以绿为主、以种大树为主”,避免了当时比较时兴的大草坪。

其次,考虑到“交通功能”,这里是开放式公共绿地,又地处徐家汇城市副中心,人流一定不会少。所以在“标书”和征集方案“交底”时,强调不应像传统公园以休憩为主,不提“曲径通幽”,而是强调了行走功能。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以后行人为走捷径而践踏绿化。在“交底”时,明确了两条行走线:一是徐家汇广场、肇嘉浜路、天平路往衡山宾馆方向;二是天平路、衡山路口往肇嘉浜路、宛平路转角。

我们还提出了文物保护的要求。中国唱片厂的“小红楼”是近代优秀历史建筑,其前身是建于1921年的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此楼保留下来毫无悬念。

但建于1926年的大中华橡胶厂,在工业史上影响也很大,老上海人都知道此厂。对有“故事”的厂,一定要留下些什么。

留下什么呢?我与该厂的领导交谈过,也曾想搞一个雕塑,一直没有理想方案。我们把难题出给了设计师。

考虑到树种的选择,我们在“标书”中注明,如果是国(境)外设计公司中标,一定要选择上海园林设计院为顾问单位。树种的选择,不仅是美观问题,也要考虑价格因素,特别是“水土不服”等问题,绝对不能搞华而不实的树种。

在整个设计方案进行中,我们有两项创新——

一项是人行道改里侧。传统的道路是,中间是车行道,两侧是人行道。我思考是否可以改变“惯例”,把绿化带建在沿路,里侧建人行道。之所以有此想法,主要考虑到,若能如此做,行车既安全又美观。行人在绿化中走既舒畅,也有安全感。

但要把此想法变为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在人行道下有许多市政管线。尽管我时任徐汇区规划土地局长,经常与市政配套部门有工作交往,但我清楚要他们完全同意,会有一些麻烦。突然,我有了一个灵感:可以请区公署出面协调此事。因为在小马路和人行道“开挖”的审批权在区公署。

好事一定会得到好人的支持,在公署所长主持的会上,我讲了我们的想法,与会的各部门一致支持。之后我又向市规划局汇报,得到的是“全力以赴”的答复。

我们做的第二项“创新”是,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这么做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为了减少事后批评,我们把听意见前置。二是公共绿地的主人是上海市民,“公仆”在为市民做事前,应当征求一下使用者的意见,这样考虑问题可周全些。

尽管我们决定这样做了,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万一专家意见与市民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1984年底,朋友帮我将十平方米的新房粉刷一新后说:“好了,在此住一辈子了。”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结婚只能在父母兄弟一大家子住的房间里,在婚床边加个帘子生儿育女。所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间,在人们的眼里是一辈子的追求。

然而,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原来构想。1987年,我用稿费买了刚发行的老三股,之后又买了股票认购证,在股市5800点时全部抛掉,加上创作稿费,就开始思考人生头等大事——买房。

1996年,看中了华东政法大学苏州河对岸的二室一厅,开窗望去对面中山公园一片开阔地,景色美极了。交房后用我学的美术功底对房屋进行装修设计,完工后第一天住进新房,看着宽敞的房子,当晚迟迟不愿入睡——

因为睡着了就看不见这漂亮的屋子了。朋友到访也会惊叹:“钱逸敏,你已经‘革命’到底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仍是福利分房年代,人们对装修仅停留在墙面粉刷阶段,无设计概念。由于我把美学运用在房屋设计上,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民晚报》将我的装修照片刊登于彩版,取名“美术家的家”,赢得广泛好评。随后“美术家的家”成了一个专栏,陆续刊登了陈家冷、张培础、俞晓夫、陆一飞、黄阿忠、姜建忠、张海平等著名艺术家的家庭装潢照片,成为日后掀起的房地产热中装潢潮的样板。而这一批艺术家的装修效果图也被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成教科书般的画册,取名《美术家的家》。

距离第一套购房已过去二十多年,如今我已搬入更宽敞设施更好的房子了。但第一次购房的经历,依然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美术家的家

钱逸敏



2000年4月,我们完成了方案征集工作。此次征集共有11个方案,经专家评审,有三个方案认可程度较高。其中得票最高的是加拿大设计公司的方案,另两个是上海园林设计院和日本公司的方案。2000年5月28日星期天,从上午9:30到下午4:00,我们在港汇广场把徐家汇绿地的11个方案一字排开,为了让市民读懂图纸,我们还安排了工作人员解读。投票箱放在醒目位置,市民们十分踊跃也非常仔细地审阅每一张图纸。

最终的投票结果,使我悬着的心放下了。因为

市民的投票结果与专家的评审意见完全一致。最终的加拿大公司方案不但符合“标书”的要求,其天桥的构思也非常有创意,实用又美观。在设计深化中,我们与加拿大公司和上海园林设计院又多次进行研究,包括三期方案细化、大中华厂烟囱的保留及从长远考虑建地下车库等。

在征集方案的同时,徐汇区政府又公开征集此绿地的地名,最终定为“徐家汇公园”。2000年11月29日上午,分管市领导亲临现场并在徐家汇商城公司会议室召开专题会,最终审定了徐家汇公园整体方案(含三期)。



夜光杯

2001年1月,徐家汇公园工程正式拉开了建设的帷幕。20年过去了,每次路过徐家汇公园,看到老老少少在此休憩或锻炼,看到来来去去的行人,心里总是很自豪。我很幸运,遇到了好年代,也很幸运有一个能为社会做些有益事的好“平台”。

幸福 千里生

屋外,风急雨骤。屋内,茶暖书馨。

静静的一个我,只因茶暖书馨,遂将凄风苦雨淹没。幸福,原本可以这样得来。



春之约

(中国画)

陈中林

2017年,我举办了首次大型个展。当年,正好与朵云轩合作,订制了一套《邵仄烟画唐诗笺》,作为展览的文创和延伸,现在回想起来,展览有一个章节名为“云水篇”,这个“云”,就是“海上有朵云”的“云”,是朵云轩的“云”。

小说《金锁记》开篇,把三十年前上海的月亮比作“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朵云轩木版水印制笺确实也可以作为近代上海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印记。

“朵云”是旧时书信的雅称,上海朵云轩自创立起便从事信笺、画笺等文房纸品的木版水印的印制,所制笺纸,无奇之备,有美之必臻,幅幅神采,妍妙辉煌,深受文人雅士喜爱。木版水印制笺也贯穿于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之中,

同样也已有120年。

2017年“朵云轩木版水印制笺工艺”项目获得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资金支持。在搜集整理晚清民国《朵云诗笺谱》集古卷和海上名家卷的同时,据朵云轩木版水印掌门人郑名川先生讲,木版水印制笺正好是“传统工艺振兴”的一个抓手,在集古、仿古、变古之外,朵云轩首次邀请当代书画家创作笺画,打算做一套“当代卷”。

“朵云”是旧时书信的雅称,上海朵云轩自创立起便从事信笺、画笺等文房纸品的木版水印的印制,所制笺纸,无奇之备,有美之必臻,幅幅神采,妍妙辉煌,深受文人雅士喜爱。木版水印制笺也贯穿于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之中,

画笺等,意义非凡。当代卷可以视为对经典的致敬,能借由朵云轩的百年技艺,忝列于前辈先贤之后,我更觉兹事体大。选题确定后,郑名川先生和第四代木版水印雕版技艺传人李智兄多次到我的工作室商讨,从选句、构图、形式、款识都推敲再三,我则为这套画唐诗笺“量身定制”了画稿,用线描的量方式来表现山水意境。文史大家瞿克之《说笺》有论及“刻笺另须一种画手,犹之刻墨合镇纸之属,皆须有别裁,笔意宜简,布局宜疏,而疏简之中又不令其单薄方佳”,由李智兄精刻的板芯可以说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一把拳刀就像画笔,有顿挫,看得见轻重缓急。最后,又假手于朵云轩多位年轻匠人的各道流程,呈现在眼前的这套诗笺比传统开本小了一些,笺纸用色深沉,印制精良,完美还原了原画的面貌,古意十足,以致后来网上有一公众号在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上老信笺时,也误将其列入其中,私下我也将之当作文友对朵云轩这次尝试的一种变相肯定吧。如今,我的这套画唐诗笺也成了朵云轩木版水印微店里的常驻客,可以说,也代表了我对朵云轩的一份感恩的心意。

2000年,我告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即转入朵云轩旗下的上海书画社,正值朵云轩百年庆。几年后,我又从艺术经营转入编辑岗位,直到近年转

尝为朵云添新笔

邵仄烟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泻地,即使杀伐果敢的一代枭雄曹操,看见中秋的月亮,也会生发豪情,诗兴大发。

自古以来,在我国,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就是赏月必赏。因为中秋的月亮最会让人产生浮想,所以有关赏月的诗文美不胜收。比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句歌咏,寄托了人们对月亮的无限情思。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每月的月亮,都会圆一次。可从古到今,人们都尤其爱在中秋这一天赏月。因为每年中秋,时值天朗气

中秋明月照诗心

鲍海英

清,月影如璧,一家人沐浴清辉,喝着暖茶,吃着月饼和瓜果,心中默默遥祝亲朋平安幸福,这是多么温馨感人的情景。唐诗宋词里文人雅士给月亮起了许多雅称,有玉盘、宝鉴、银轮、飞镜、玉碗、金饼、蟾宫、玉蟾、金轮、桂轮、回轮、桂魄等等。在这些称谓中,寄予了诗人们的美好情感和神话传说,桂树下的白兔,挥斧的吴刚,“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嫦娥……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读这首诗,我们仿佛看见了诗人王建正凭栏而立,月光洒在庭院中,地上好像铺了一层霜雪,浓密的树荫里,鸦鹊的聒噪声逐渐消停下来,它们终于适应了皎月的光辉,先后进入梦乡。可诗人呢,他却怅然于家人离散,不知那茫茫的秋思会落在哪里。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是苏轼的《中秋月》。词人苏轼与其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真是一件赏心乐事。他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得分别的伤感与感慨。“此生此夜不长好”大有佳会难得,当尽情游乐,不负今宵之意。“不长好”“何处看”一否定一疑问作唱答,便产生出悠悠不尽的情韵。这首词从月色的美好写到“人月圆”的愉快,又从今年此夜推想明年中秋,归结于别情。形象集中,境界高远,语言清丽,意味深长。

“不知今夜月,曾动几人情。”唐诗里篇篇瑰丽清雅的诗句,每每读来,不禁让人发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感叹,从古至今,这中秋明月,有多少人为它仰望,照亮了人们的诗心,并为它在浅吟低唱。

向教育岗位和创作才离开,然后在朵云轩的经历可以说也造就了我的底色,让我对艺术建立了多维度的认识:艺术作品的生命,前半生是艺术家创造的,后半生也许是艺术经营与传播者创造的,两者结合才能赋予艺术作品完整的生命呈现。

程十发先生曾为朵云轩题句:“海上有朵云,辛勤播艺风”。那时朵云轩85周年,我10岁,懵懂之间与艺术结缘。21世纪初,我行于此,开启人生艺术旅程。20年后,回望在朵云轩的青春岁月颇多感慨。愿海上朵云:天光云景,再造时代艺境。

明请看:1989年由《朵云》杂志发起的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关注。

十日谈

云起海上 责编:吴南瑶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